



中国历史演义全书

南北朝历史演义

(三)

[民国] 蔡东藩 著

目摇摇录

第三十三回	摇 两国交兵齐师屡挫 十王骈戮萧氏相残	员
第三十四回	摇 齐嗣主临丧笑秃 ^鷲 魏淫后流涕陈巫蛊	员
第三十五回	摇 泄密谋二江授首 遭主忌六贵 ^洵 诛	员
第三十六回	摇 江夏王通叛亡身 潘贵妃入宫专宠	员
第三十七回	摇 杀山阳据城传檄 立宝融废主进兵	猿
第三十八回	摇 张欣泰败谋罹重辟 王珍国惧祸弑昏君	源
第三十九回	摇 谏远色王茂得娇娃 窃大宝萧衍行弑逆	缘
第四十回	摇 萧宝夤乞师伏虏阙 魏邢峦遣将夺梁州	远
第四十一回	摇 弟子舆尸溃师洛口 将帅协力战胜钟离	苑
第四十二回	摇 诬通叛魏宗屈死 图规复梁将无功	愿
第四十三回	摇 充华产子嗣统承基 母后临朝穷奢极欲	缘

第四十四回	摇	筑淮堰梁皇失计 害清河胡后被幽	贞源
第四十五回	摇	宣光殿省母启争端 沃野镇弄兵开祸乱	贞源
第四十六回	摇	诛元义再逞牝威 拒葛荣轻罹贼网	贞源
第四十七回	摇	萧宝夤称尊叛命 尔朱荣抗表兴师	贞源
第四十八回	摇	丧君有君强臣谢罪 因敌攻敌叛王入都	贞源
第四十九回	摇	设伏甲定谋除恶 纵轻骑入阙行凶	贞源

第三十三回 两国交兵齐师屡挫 十王骈戮萧氏相残

摇摇却说齐主鸾篡位时，第一个佐命功臣，要算中领军萧谡，鸾曾许他迁镇扬州，及事后食言，但命他兼刺南徐，别授萧遥光为扬州刺史。谡快快失望，尝语友人道：“炊饭已熟，便给别人。”尚书令王晏，得闻谡言，却暗中冷笑道：“何人再为谡作瓠箸！大家得过且过罢了。”鸾性本好猜，即位后更密遣亲幸，随处侦察。凡谡平时言动，多经侦役报明，遂致疑忌。可巧魏主侵齐，谡兄诞力守司州，与魏相拒，诞弟诜更从军援诞，昆季二人，为国效劳，鸾只好暂从含忍，迁诞未发。谡不管死活，尚且恃功干政，遇有选用，窃援引私党，嘱使尚书录奏，因此益遭主忌，酿祸尤深。会魏兵已退，鸾召大臣入宴华林园，谡亦与坐，畅饮尽欢，至夜才撤席散去。谡亦退居尚书省。忽由御前亲吏莫智明，赍敕到来，向谡宣读道：“隆昌时事，非卿原不得今日。今一门二州，兄弟三封，朝廷相报，不为不优。卿乃屡生怨望，乃云炊饭已熟，合甑与人，究是何意？今特赐卿死！”谡听毕敕语，当然惶骇，转思事已至此，无法求免，遂顾语智明道：“天人相去不远，我与至尊杀高、武诸王，都由君传达往来。今令我死，君未尝出言相救，我将申诉天廷，冤冤相报，莫谓地下无灵呢！”语至此，即服毒自杀。

智明入内报鸾，鸾更遣使至司州，诛诞及诜，复将西阳王子明，南海王子罕，邵陵王子贞，亦一并牵连进去，概赐自尽。子明、子罕，年仅十七，子贞年仅十五，少不更事，有何谋虑？此次为萧谡一案，缘同连坐，显见得是冤诬致死哩。

尚书令王晏，因萧谡已死，乘势专权，又为嗣主鸾所忌。

始安王萧遥光 ,前已劝鸾诛晏 ,鸾曾迟疑道 :“ 晏与我有功 ,且未得罪 ,如何就诛 ?”遥光道 :“ 晏尝蒙武帝宠任 ,手敕至三百余纸 ,与商国事 ,彼尚不肯为武帝尽忠 ,怎肯为陛下效力呢 !”鸾不禁变色。已而亲吏陈世范 ,报称晏尝屏人私语 ,恐有异谋。鸾愈加戒备 ,更命世范悉心侦伺。

好容易至建武四年 ,世范又复告密 ,谓晏将俟主上南郊 ,纠集世祖亲旧 ,窃发道中。鸾闻言益惧 ,竟召晏入华林省 ,敕令诛死 ,并杀晏弟广州刺史诩及晏子德元、德和。

鸾两次废立 ,晏皆与谋 ,从弟思远谏晏道 :“ 兄荷世祖厚恩 ,今一旦叛德助逆 ,后来将如何自立 !若及此引决 ,还可保全门户 ,不失后名。”晏微笑道 :“ 我方啖粥 ,未暇此事。”及超拜骠骑将军 ,顾语子弟道 :“ 隆昌末年 ,阿戎尝劝保自裁 ,我若依他 ,何有今日 !”思远遽应声道 :“ 如阿戎所见 ,今尚为未晚哩。”晏仍然未悟 ,濒死前十日 ,思远又语晏道 :“ 时事可虑 ,兄亦自觉不凡 ,但当局易昧 ,旁观乃清 ,请兄早自为计 !”晏默然不答 ,思远乃出。晏且叹且笑道 :“ 世上有劝人觅死 ,真是出人意外 !”哪知过了旬日 ,便即遭诛。

晏外弟阮孝绪 ,亦知晏必罹祸 ,辄避不见面。晏赠酱甚美 ,孝绪未觉 ,食酱时亦称为异味。嗣闻由晏家送来 ,立即吐出 ,倾覆水中。至晏既受诛 ,孝绪亲友 ,恐他连坐 ,代为加忧 ,孝绪怡然道 :“ 亲而不党 ,何畏何疑 !”果然王晏狱起 ,孝绪不闻连累 ,就是思远亦得免罪。不过萧谡死后 ,莫智明果遇崇暴亡。王晏为陈世范所害 ,世范却安然如故 ,幽明路隔 ,无从查悉原因。小子但依事演述罢了。

齐主鸾授萧坦之为领军将军 ,徐孝嗣为尚书令 ,宣抚中外 ,粗定人心。那魏主宏谓有隙可乘 ,大发冀、定、瀛、相、济五

州丁壮，得二十万，亲自督领，出发洛阳。留吏部尚书任城王澄居守，中尉李彪，仆射李冲为辅。授彭城王勰为中军大将军，都督行营事宜，勰面辞道：“亲疏并用，方合古道。臣叨附懿亲，不应屡邀宠授。”魏主不从，命勰调军后随，自引兵径诣襄阳。

先是镇南将军薛真度，劝魏主先取樊邓，魏主命他往攻南阳，竟被齐太守房伯玉击退。至是为报复计，先向南阳进发。众号百万，各用齿吹唇，作鹰隼声，响彻远近。

既至南阳城下，一鼓作气，攻克外郭，房伯玉入守内城，誓众抵御。魏主遣中书舍人孙延景，传语伯玉道：“我今欲荡平六合，不似前次南征，冬来春去，如或未克，终不还北。卿此城当我首冲，不容不取，远期一载，近止一月，封侯枭首，就在此举！且卿有三罪，今特一一晓示：卿先事武帝，不能效忠，反佞颜助逆，这就是第一大罪。近年薛真度来，卿乃伤我偏师，这就是第二大罪。今銮辂亲临，尚不闻面缚出降，这就是第三大罪。若再怙恶不悛，恐死在目前，我虽好生，不能轻贷！”伯玉亦遣副将乐稚柔答语道：“大驾南侵，期在必克，外臣职守卑微，得抗君威，与城存亡，死且得所！从前蒙武帝采拔，怎敢妄恩？只因嗣主失德，今上光绍大宗，不特远近愜望，就是武皇遗灵，亦所深慰，所以区区尽节，不敢贰心！即如前次北师深入，寇扰边民，外臣职守所关，唯力是视。难道北朝政府，反导人不忠么？”延景返白魏主，魏主自逼城外吊桥，跃马径上。不意桥下却突出壮士，戴虎头帽，身服斑衣，来击魏主，魏主人马皆惊。幸有魏将原灵度随着，拈弓搭箭，发无不中，连毙南阳壮士数人，方将魏主救脱。魏主乃留咸阳王禧攻南阳，自引军趋新野。

新野太守刘思忌凭城守御，魏主屡攻不克，四筑长围，并遣人呼守卒道：“房伯玉已降，汝何为独取糜碎？”思忌亦遣人应声道：“城中兵食尚多，未暇从汝小虏命令，彼此各努力便了！”魏主倒也没法，但命将围攻，连日不休。

齐主鸾闻魏兵压境，曾遣直阁将军胡松，助北襄城太守成公期，保守赭阳，义阳太守黄瑶起保守舞阴。又因雍州关系重要，遣豫州刺史裴叔业往援，叔业谓北人不乐远行，专喜抄掠，若侵入虏境，虏主自然回顾，司、雍便可无虞。齐主鸾以为奇计，许他便宜行事，叔业遂引兵攻魏虹城，俘得男女四千余人。一面令别将鲁康祚、赵公政等，率兵万人，往攻太仓口。

魏豫州刺史王肃，使长史傅永，率甲士三千人，堵塞太仓，与齐军夹淮列阵。永语左右道：“南人专喜斫营，夜间必来劫我寨，近日乃是下弦，夜色苍茫，我料他越淮前来，当在淮中置火，记明浅处，以便还涉。我正可将计就计，歼敌立功，就在今日了！”遂分部兵为二队，埋伏营外。又使人用瓠贮火，密渡南岸，至水深处置火，嘱待夜间火起，悉数燃着，不得有误。各士卒依言去讫，永设着空营，厉兵以待。到了夜静更深，果有齐兵杀到。鲁康祚、赵公政，并马入营，见营中虚设灯火，不留一人，料知中计，急忙麾兵退还。蓦闻一声胡哨，伏兵从左右杀出，夹击齐军。鲁、赵两将，拚命冲突，也顾不得行列步伐，霎时间人马散乱，弄得七零八落。赵公政策马飞奔，兜头遇着一将，正是傅永，一时不及措手，被永伸手过来，活活擒去。鲁康祚见公政就擒，慌忙脱去甲冑，从斜刺里奔至水滨，跃马急渡，偏偏南岸信火，散作数处，辨不出甚么浅深，那时情急乱涉，失足灭顶，竟致溺死。部下兵士，一半为魏人所杀，还有一半渡淮南奔，也因深浅难辨，溺毙无数。只有几个寿命延长

的,奔报叔业。

永擒住赵公政,复捞得鲁康祚尸首,奏凯而归。王肃大喜,遣使向魏主处报述永功。嗣闻叔业进薄楚王戎,仍令永率三千人赴援。永先遣心腹将弁,倍道驰告戎军,令急填塞外堑,就城外埋伏千人,俟援军驰至,鸣炮为号,两路夹攻,戎军当然遵行。既而叔业进兵戎所,正拟部分将士,下令猛攻,不防号炮一响,前有伏兵杀出,后有永兵掩至,害得叔业心慌意乱,夺路奔逃。连一切伞扇鼓幕,一并弃去,兵士甲仗,丧失无算。永也不躡击,但收拾所得兵械,整军欲归。左右尚劝永急进,永喟然道:“吾弱卒不过三千人,彼精甲犹盛,并非力屈,不过堕我计中,仓猝遁去。我但俘获此数,已足使彼丧胆,还要追他做甚么?”乃驰还报捷。

肃更为奏闻,魏主即拜永为安远将军,兼汝南太守,封贝邱县男。永有勇力,好学能文,魏主尝叹道:“上马击贼,下马作露布,唯傅修期一人。”修期便是永字。魏主呼字不呼名,正是器重傅永的意思。

一面命统军李佐,急攻新野,刘思忌堵守不住,竟被攻入,且因巷战力竭,为佐所缚。献至魏主驾前,魏主笑问道:“今可降否?”思忌朗声道:“宁作南朝鬼,不为北虏臣!”乃推出斩首。魏主遂南循沔水,沔北大震。赭阳戍将成公期,舞阳戍将黄瑶起,相继南遁。瑶起曾害死王奂,魏主欲为王肃报仇,飭兵追捕,竟得擒住,当下缚送与肃,肃见是杀父仇人,便摆起香案,破瑶起心,哭祭父灵。再将瑶起脔割烹食,聊泄旧恨。魏主又移攻南阳,房伯玉势孤绝,不得已面缚出降。伯玉见从弟思安,曾仕魏为中统军,屡为伯玉泣请,魏主乃特命贷死,留居营中。

齐主鸾闻新野南阳,相继陷没,复遣太子中庶子萧衍,度支尚书崔慧业,带领军将刘山阳、傅法宪等,共将士五千余人,出救襄阳。进诣彭城,忽见魏兵数万骑,蹀躞前来,气势甚盛,慧景忙敛众入城,为守御计。萧衍检阅城中,无粮无械,禁不住一把冷汗,便顾语慧景道:“我军远来,蓐食轻行,已有饥色。若见城中粮备空虚,势必溃变,如何保守得住!不若仗着锐气,冲击一阵,倘能杀退虏兵,士气尚可振作,不致为变呢。”慧景支吾道:“我看虏众多是游骑,日暮自当退去,尽可无虑。”既而天色将晚,魏兵越来越多,势且凭城。慧景竟潜开南门,带着自己部曲,向南遁去。余众当然大哗,相继皆遁。萧衍亦不能禁遏,只好令山阳、法宪二将,率兵断后,且战且行。

魏兵自北门杀入,见齐军已经尽遁,便长驱追赶。齐军闻有追兵,都想急奔,适前面有一阔沟,上架木桥,被崔慧景前队过去,急不暇择,已将桥梁踏断。那后队无桥可渡,挤做一堆,惊惶的了不得。魏兵煞是厉害,用着强弓硬箭,夹道射来,傅法宪中箭落马,一呼而亡。士卒拚死逾沟,多半坠没。亏得刘山阳遇急生智,忙令军士舍去甲仗,填塞沟中,逃兵始得半沉半浮,裹裳过去。山阳亦越沟南还,趋至沔城,已值黄昏,后面鼓声大震,魏主自率大兵驰至,山阳急入城闭门。幸城中备有矢石,陆续运至城上,或射或掷,伤毙魏兵前队数十人,魏主乃退。转趋樊城,城上守御颇严,雍州刺史曹虎,正在此堵截魏军。魏主料知难下,转向悬瓠城去了。独镇南将军王肃,进攻义阳。

齐豫州刺史裴叔业,自楚王戍败归,搜卒补乘,得五万人。闻义阳被攻,又用了一条围魏救赵的计策,不救义阳,直攻渦

阳。魏南兖州刺史孟表,为涡阳城守,无粮可因,但食草木皮叶,飞使至悬瓠乞援。魏主使安远将军傅永,征虏将军刘藻,辅国将军高聪等,并救涡阳,统归王肃节制。高聪为前锋,刘藻继进,被裴叔业迎头痛击,杀得人仰马翻,东逃西散。傅永从后接应,也为前军所冲,不能成列,没奈何收军徐退。叔业驱军再进,聪与藻都弃师逃窜。单剩傅永一军,抵当叔业。部下都无斗志,勉强战了几合,便即溃走。永亦只得奔还,这次算是齐军大捷,斩首万级,活捉三千余人,所得器械杂畜财物,不可胜计。

魏主闻败,命锁三将至悬瓠,聪与藻流戍平州,永亦夺官,连王肃亦坐降为平南将军。肃请再遣军救涡阳,魏主复谕道:“卿何不自救涡阳,乃徒向朕絮聒,更乞派兵?朕处若分兵太少,不足制敌;太多转不足扈跽,卿当为朕熟筹!义阳可取乃取,不可取即舍。若失去涡阳,卿不得为无罪哩!”肃得了此谕,乃撤义阳围,转救涡阳,步骑共十余万,叔业见魏兵势盛,不敢抵敌,夤夜退兵。翌晨被魏兵追及,杀伤甚众,匆匆的走保义阳。王肃亦收军而回。

齐主鸾连得败耗,颇怀忧惧,渐渐的积忧成疾,不能视朝。宗室诸王,都入内问安。鸾叹道:“我及司徒诸儿,多未长成,独高、武子孙,日见壮盛,将来终恐为我患呢!”既而太尉陈显达进谒,鸾述及己意,显达道:“这等小王,何足介意!”鸾闭目不答。及显达退出,遥光入见。鸾复与议及,正中遥光下怀,便竭力撻掇,劝鸾尽歼高、武子孙。原来遥光素有臂疾,每乘肩舆入殿,辄与鸾屏人密谈,鸾即向左右索取香火,供庖案上,自己呜咽流涕。到了次日,必杀戮同宗,遥光非常快意。他的存心,并非为萧鸾子孙计,实欲借鸾逞凶,灭尽高、武后裔。等

到鸢死,却好把鸢子鸢孙,再加翦灭,将来的齐室江山,容易占住,也得安然为帝。鸢未曾察觉,还道是遥光爱己,惟言是从,遥光遂乘鸢有疾,矫制收捕高、武子孙,共得十王,一律杀死。欲知十王为谁,由小子表明如下:

河东王铉。临贺王子岳。西阳王子文。衡阳王子峻。南康王子琳。永阳王子岷。湘东王子建。南郡王子夏。巴陵王昭秀。桂阳王昭粲。

自这十王被杀后,高、武子孙,得封王爵诸人,无一留遗,煞是可叹!从前齐世祖武帝在日,尝梦见一金翅鸟,突下殿廷,搏食小龙无数,始飞上天空。文惠太子长懋,亦尝语竟陵王子良道:“我每见鸢,辄怀恶心,若非彼福德太薄,必与我子孙不利!”至是皆验。遥光既杀死诸王,乃使公卿诬构十王罪状,请正典刑。鸢尚有诏不许,俟再奏后,方才允议,且进遥光为大将军,并改建武五年为永泰元年。

大司马王敬则,出任会稽太守,因见萧谡、王晏,依次受诛,未免动了兔死狐悲的观感。至此复闻高、武子孙,悉数尽歼,又加了一层疑惧。自思为高、武旧将,终且被嫌,日夜筹画,尚苦无自全计策。齐主鸢却也相疑,不过因他年已七十,并居内地,所以稍稍放心,未曾诛夷。敬则长子仲雄,留侍殿廷,雅善弹琴,宫中留有蔡邕焦尾琴一具,由鸢给仲雄鼓弹。仲雄操懊侬曲,曲中有歌词云:“常叹负情侬,郎今果行许。”又有语云:“君行不净心,哪得恶人题!”鸢闻琴声,愈加猜愧。及寝疾日笃,特命张督为平东将军兼吴郡太守,防备敬则。敬则大惊道:“东无寇患,用甚么平东将军?大约是欲平我呢。

我岂甘心受鸩么？”

徐州行事谢朓，系敬则女婿，敬则第五子幼隆，曾为太子洗马，与朓密书往来，约同举事。朓竟执住来使徐岳，奏报朝廷，于是鸾决计加讨，指日遣兵。消息传到会稽，敬则从子公林，曾为五官掾，劝敬则急速上表，请诛幼隆，自乘单舸还都谢罪。敬则不应，竟举兵造反，扬言奉南康侯子恪为主，将入都废鸾。子恪系豫章王疑次子。为这一番传闻，遂令大将军始安王遥光，驰入白鸾，请将高、武余裔，无论长幼，悉召入宫，一体就诛。鸾已病剧，模糊答应，遥光遂召集高、武诸孙，置诸西省，所有襁褓婴儿，亦令与乳母并入，令太医速煮椒二斛，都水监办棺材数十具，俟至三更天气，好将高、武诸孙，尽行毒毙。小子有诗叹道：

忍心竟欲灭同宗，狼子咆哮亦太凶。

待到东城匍伏日，问他曾否得乘龙！

毕竟高、武诸孙，是否同尽？容至下回说明。

魏主宏二次出师，再攻襄邓，实是忿兵必败。其所以幸胜者，由齐君臣之互相猜忌，所遣将吏，未肯为主尽力耳。萧谡诛矣，王晏死矣，两人有佐命大功，结果如此，彼如裴叔业、崔慧景、萧衍诸人，能不寒心！心一寒而气即馁，欲其杀敌致果，谈何容易！然魏兵且有涡阳之败，以屡胜之傅永，亦致狼狽奔还。忿兵必败之言，非其明证欤？齐主鸾不能外攘，专事内残，遥光得乘间而入，屠戮十王。前用鸾者为

萧道成 ,后用遥光者为萧鸾 ,卒之皆授人以柄 ,自取覆亡。遥光后虽诛死 ,而东昏已成孤立 ,齐祚之不永也有以夫 !

第三十四回 摇摇齐嗣主临丧笑秃菱 魏淫后流涕陈巫蛊

摇摇却说南康侯子恪，本不与敬则通谋。他曾为吴郡太守，因朝廷改任张督，卸职还都。募闻都下有此谣传，不禁大骇。起初是避匿郊外，嗣得宫中消息，谓将尽杀高、武诸孙，乃拚死还阙，徒跣自陈。到了建阳门，时已二更三点了，中书舍人沈徽孚，与内廷直阁单景俊，正密谈遥光残忍，无法解救。适萧鸾睡熟，拟将三更时刻，暂从缓报。可巧子恪叩门，递入诉状，景俊大喜，忙至寝殿中白鸾。鸾亦醒寤，令景俊照读状词，待至读毕，不禁抚床长叹道：“遥光几误大事！”乃命景俊传谕，不准妄杀一人，并赐高、武子孙供饩，诘旦悉遣还第，授子恪为太子中庶子。

嗣闻敬则出发浙江，张督遁去，叛众多至十万人，已达武进陵口，乃亟诏前军司马左兴盛，后军将军崔恭祖，辅国将军刘山阳，龙骧将军胡松等，共赴曲阿，筑垒长冈。又命右仆射沈文季都督各军，出屯湖头，备京口路。敬则驱众直进，猛扑兴盛、山阳二垒。兴盛、山阳，竭力抵御，尚不能敌，意欲弃垒退师。又苦四面被围，无隙可钻，不得已督兵死战。胡松引着骑兵，来救二垒，从敬则后面杀入。敬则部众虽多，大都乌合，顿时骇散。兴盛、山阳，趁势杀出，与胡松并力合攻，敬则大败。崔恭祖又倾寨前来，正值敬则返奔，便挺枪乱刺，适中敬则马首，敬则忙跃落马下，大呼左右易马，怎奈左右俱已溃乱，仓猝不及改乘，那崔恭祖的枪尖，又刺入敬则左肋。敬则忍痛不住，竟致仆地，兴盛部将袁文旷，刚刚杀到，顺手一刀，结果性命，余众或死或逃，一个不留，当下传首建康，报称叛党扫

平。

时齐主鸾已经病笃,太子宝卷急装欲走,都下人士惶急异常。至捷报传到,方得安定。所有敬则诸子,悉数捕诛,家产籍没,宅舍为墟。敬则母尝为女巫,生敬则时,胞衣色紫,母语人道:“此儿有鼓角相。”及年龄稍长,两腋下生乳,各长数寸,又梦骑五色狮子,侈然自负。善骑射,习拳术,萧氏得国,实出彼力,因此官居极品,父子显荣。只是天道昭彰,善恶有报,似敬则的逼死苍梧,助成篡逆,若令他富贵终身,子孙长守,岂不是惠迪反凶,从逆反吉吗!

左兴盛、崔恭祖、刘山阳、胡松四人,平敬则有功,并得封男。谢朓先期告变,亦得擢迁吏部郎,朓三让不许。惟朓妻王氏,常怀刃衣中,欲刺朓谢父,朓不敢相见。同僚沈昭略尝嘲朓道:“君为主灭亲,应该超擢,但恨今日刑于寡妻!”朓无言可答,惟赧颜相对罢了。

是年七月,齐主鸾病歿正福殿,年四十七,遗诏命徐孝嗣为尚书令,沈文季、江祀为仆射,江祀为侍中,刘暄为卫尉。军事委陈太尉显达,内外庶务委徐孝嗣、萧遥光、萧坦之、江祐。遇有要议,使江祀、刘暄协商。至若腹心重任,委刘俊、萧惠休、崔惠景三人。此外无甚要言,但面嘱太子宝卷道:“作事不可落人后,汝宜谨记勿忘!”看官听着!为了这句遗嘱,遂令宝卷委任群小,任情诛戮,搅乱的了不得,终弄得身亡国灭呢。

宝卷即位,谥鸾为明皇帝,庙号高宗。鸾在位只五年,改元二次,残刻寡恩,事多过虑,平时深居简出,连郊天大典,都屡次延约,始终不行。又尝迷信巫覡,每出必先占利害,东出云西,西出云北,及疾已大渐,尚不许左右传闻。且因巫覡进

言,谓后湖水经过宫内,不利主上,乃欲堵塞后湖,作为厌胜。其实宫中取饮,全仗此湖,鸾为疗疾起见,至欲因噎废食,亏得早死数日,事乃得寝,史家称他起居俭约,宫禁肃清,罢新林苑,废锺山楼馆,斥卖东田园囿,舆辇舟乘,剔去金银,后宫服饰,概尚朴素,御食时有裹蒸一大枚,尝令剖作四块,食半留半,充作晚餐,从前高、武俭德,亦不过如是。哪知圣帝明王,德量宽广,不在区区小节。若徒从俭省一事,传作美谈,岂非是不虞之誉,未足凭信么?

这且不必絮谈,且说太子宝卷,素性好弄,不喜书学。乃父亦未尝斥责,但命尽家人礼。宝卷求每日入朝,有诏不许,但使三日一朝。夜间无事,辄捕鼠达旦,恣情笑乐。至入承大统,不愿谘询国事,但与宦官妾等,终日嬉戏,彻夜流连。梓宫殡太极殿中,才经数日,即欲速葬。徐孝嗣入内固争,始延宕了一月,出葬兴安陵。宝卷临丧不哀,每哭辄托云喉痛。大中大夫羊阐入临,号恸俯仰,脱帻坠地,露首无发,好似秃头一般。宝卷瞧着,忍不住狂笑起来,且笑且语道:“秃鹫啼来了!”左右闻言,亦笑不可抑,统做了掩口葫芦。到了奉灵安葬,宝卷越无哀思,从此欢天喜地,纵乐不休。左右嬖幸,捉刀随侍,俱得希旨下敕,时人遂有刀敕的称呼。扬州刺史始安王萧遥光,尚书令徐孝嗣,右仆射江祐,右将军萧坦之,侍中江祀,卫尉刘暄,更番入直,分日帖敕,朝三暮四,无所适从。眼见是纪纲日紊,为祸不远了。

魏主宏闻齐主病殂,却下了一道诏敕,证经引礼,不伐邻丧,说得有条有脊,居然似仁至义尽,效法前贤。哪知他却有三种隐情,不得不归,乐得卖个好名,引兵北去。看官听我叙来,便可知晓。魏主南下,留任城王澄,及李彪、李冲居守。彪

家世孤微，赖冲汲引，超拜太尉，此次共掌留务，偏与冲两不相容，事多专恣。冲气愤填胸，历举彪过，请置重辟。魏主但令除名。冲余恨未平，竟病肝裂，旬日毕命。洛阳留守，三人中少了二人，魏主不免担忧，遂动归志。还有高车国在魏北方，服魏多年，此次魏主南侵，调发高车兵从行，高车兵不愿远役，推奉袁纥树者为主，抗拒魏命。魏主遣将军宇文福往讨，大败奔还。更命将军江阳王元继，再出北征。继主张招抚，一时不能平乱。魏主未免心焦，拟自往北伐，所以不能不归。最可怕的是宫闱失德，貽丑中冓，累得魏主躁忿异常，不得不驰还洛都，详讯一切。

原来冯昭仪谗谋得逞，正位中宫，本来是鱼水谐欢，无夕不共。偏偏魏主连岁南下，害得这位冯皇后，凄凉寂寞，闷守孤帟。适有中官高菩萨，名为阉宦，实是顶替进来，仍与常人无二。而且容貌顾皙，资性聪明，每日入待宫帟，善解人意。冯皇后很加爱宠，他竟巧为挑逗，引起冯后欲火，把他侍寝，权充一对假鸳鸯。谁知他阳道依然，发硎一试，久战不疲。冯后是久旱逢甘，得此奇缘，喜出望外。嗣是朝欢暮乐，我我卿卿。又得阉竖双蒙等，作为腹心，内外瞒蔽。真个是洞天花月，暗地春宵。但天下事若要不知，除非莫为，冯皇后虽买通侍役，代为掩饰，终不免漏泄出去，使人闻知。会魏主女彭城公主，曾为刘昶子妇，年少嫠居，冯后欲令她改嫁，即为亲弟北平公冯夙求婚，请命魏主，魏主却也允许。偏是公主不愿，将近婚期，竟潜挈婢仆十数人，乘轻车，冒霖雨，直达悬瓠，进谒魏主，跪陈本意，且言后与高菩萨私乱情形。魏主将信将疑，又惊又愕，只好暂守秘密，还鞫实情。途次忧愤交并，竟致成疾。

彭城王勰筑坛汝滨，祷告天地祖宗，自乞身代。果然神祖